

T9299/1552

23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9 1959

282
24
09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四

臣門

苛刻 為政瑣碎深刻者

諸葛豐以刑名見黜 前漢

諸葛豐字少季元帝時擢為司隸校尉豐以春夏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為城門校尉豐上書吉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迺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

諸葛豐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不內省諸已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

劉類關察魏書

劉類歷位宰守苛慝尤甚魏齊王嘉平中為弘農大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為不急過無輕重輒碎其頭又亂杖撻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勅督郵不得使官屬曲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輒使小吏隨覆察之白日常自於牆壁間闚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相檢驗嘗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猪猪驚走頭挿柵間號呼良久類以為外之吏擅共飲食不復徵

察便使伊伯氏五官掾孫弼入頓頭責之弼以實對類自愧不詳因託問以他事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用是死人使來見我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也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雖聞之猶不能自改

田式政尚刑殺北史

田式字顯標初仕周政尚嚴猛隋文帝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為務每視事于外必盛氣以待之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壻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誠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杖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

式以為慢已立棒殺之或寮吏姦賊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穿中寢處糞穢令受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

弘靖被囚唐書

張弘靖字元理唐憲宗時進檢校司空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盧龍節度使始入幽州老幼夾道觀河朔舊將與士卒均寒暑無障蓋安輿弘靖素負肩輿而行人駭異俗謂祿山思明為二聖弘靖懲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衆滋不悅旬一決事賓客將吏罕聞其言委成於參佐韋雍張宗厚又不通大體峻刻軍賜專以法根治之官屬輕佻酣肆夜歸燭火滿街前後呵止其詬責士皆曰反虜嘗曰天下無事而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氣自任銜之總之朝詔以錢百萬緡齊將士弘

靖取二十萬市府雜費有怨言會雍欲鞭小將薊人未嘗更笞辱不伏弘靖繫之是夕軍亂囚弘靖薊門館掠其家賞婢妾執雍等殺之判官張澈始就職得不殺與弘靖同被囚會詔使至澈謂弘靖曰公無負此土人今天子使至可因見衆辨幸得脫歸即推門求出衆畏其謀欲遷別館澈大罵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肉飽狗鼠鷄鷄衆怒繫殺之數日吏卒稍自悔詣館謝弘靖願革心事之三請不對衆曰公不赦我矣軍中可一日無帥乎遂取朱克融主留後詔貶弘靖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刺史明年出幽州改撫州刺史稍遷太子少師卒

張業厚斂見殺五代史

後蜀主孟昶時張業用事業李仁罕之甥也唐明宗時為節度

使昶即位仁罕被誅時業方掌禁兵昶懼其反乃用以為相業無判度支置獄于家務以酷法厚斂蜀人蜀人大怨十一年昶與匡聖指揮使安思謙謀執而殺之

楊邠不知大體五代史

楊邠漢高祖時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邠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為國家者帑廩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不可行而止

王章增估見殺五代史

王章漢隱帝時為大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太祖用兵西征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時剝削其下民甚苦之及百官俸廩亦皆取以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擡

估章猶意不能滿往往復增之民有犯鹽礬酒麪者無多少皆抵死吏緣為姦民莫堪命已而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

張瓊被石漢卿誣宋史

張瓊為牙中太祖曰殿前衛士如狼虎者不啻萬人非瓊不能統制即命瓊代為都虞候遷嘉州防禦使瓊性暴無機多所凌轢時史珪石漢卿方用事瓊輕侮之目為巫媼二人銜之切齒發瓊擅乘官馬納李筠隸僕畜部曲百餘人恣作威福禁軍皆懼又誣毀太宗為殿前都虞候時事建隆四年秋郊裡制下方欲肅靜京師乃召訊瓊瓊不伏太祖怒令擊之漢卿即奮鐵撻亂下氣垂絕曳出遂下御史案鞫之瓊知不免行至明德門解所繫帶以遺母獄具賜死於城西井亭太祖旋聞家無餘財止有僕三人甚悔之因責漢卿曰汝言瓊有僕百人今何在漢卿

曰瓊所養者一敵百耳太祖遂優恤其家

陳堯咨不循法宋史

陳堯咨字嘉謨太祖時知永興軍長安地斥鹵無甘泉堯咨疏龍首渠注城中民利之然豪侈不循法度敞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甬道出入列禁兵自衛用刑慘急數有杖死者嘗以氣凌轉運使樂黃目黃目不能堪求解去遂徙堯咨知河南府既而有發堯咨守長安不法者帝不欲窮治止削職徙鄧州才數月復知制誥

張雍三急宋史

張雍仕宋真宗為兵部侍郎性鄙吝莅事勤恪善為米鹽苛察以肅下恃其清幹受過於時益矯厲以取名譽所至藩鎮宴犒率皆裁節聚公錢為羨餘以輸官帑集會賓佐糲食而已在二

司置簿籍有按前急馬前急急中急之目頗為時論所誚

韓綱激變緹城脫走宋史

韓綱仁宗慶曆中知光化軍性苛急不能撫循士卒會盜張海剽劫至境上綱帥禁兵乘城給餅餌多不時民具酒食犒軍輒收其羊豕市錢製兵器士皆憤怒又嘗命軍校作陣圖不成將斬之衆益駭一日士方食軍校邵興叱衆起勿食綱怒執數人繫獄興衢帥衆劫庫兵為亂欲殺綱綱携妻子緹城由漢江而下興等遂縱火掠城中引衆趨蜀道為官兵所敗遂斬之餘黨悉誅

李中師深刻治辨宋史

李中師字君錫龍圖閣直學士復為河南前此多大臣居守委事掾幕吏習弛緩中師一以嚴整齊之號為治辨然用法刻深

煩碎無大體唯厚結中人初宋神宗嘗對宰相稱其治狀富弼曰陛下何從知之帝默然中師銜弼沮已及再至弼已老乃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又希司農指多取餘視他處為重洛人怨之

逢迎

迎合君意者

楊興因問譖周堪事文類聚

周堪張猛為石顯等所譖漢元帝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嘗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曰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卿何邪興者傾巧士也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上於是疑之

文粹迎合曹操殺孔融魏書

文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漢獻帝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融有過太祖曹操使粹為奏承指數致融罪其大略言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眾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禰衡言論放蕩衡與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答曰顏淵復生凡說融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為秘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

傅亮悟劉裕旨還都南史

宋國初建除傅亮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加中書令從還壽陽武帝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暴篡鼎

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今年時衰暮欲歸老京師羣臣
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亮悟旨日晚宮門已閉叩扉請見曰臣
暫宜還都帝知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
於是奉辭

宇文愷以奢侈媚帝北史

宇文愷字安樂在周武帝時以功臣子累遷御正中大夫儀同
三司隋文帝為丞相加上開府近師中大夫及踐阼誅宇文氏
愷亦將見殺以與周本別又兄忻有功故見赦後拜營宗廟副
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別封甌山縣公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
不行令愷修之既而上建仁壽宮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於
是檢校將作大匠歲餘拜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尋為將作少
監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上善之復爵安平郡公煬帝

即位遷都洛陽以愷為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愷揣帝心
在宏侈於是東都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進位開府拜工部尚
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為大帳
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衛者數
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
驚駭帝彌悅前後賞賜不可勝紀

裴蘊重輕由口北史

裴蘊隋文帝時拜京兆贊務發擿纖毫吏民懾懼未幾擢授御
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
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
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
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折

明敏時人不能致詰

裴蘊增樂 北史

裴蘊隋文帝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皆罷遣從百姓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已下至于凡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

裴蘊迎諧道衡 北史

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裴蘊知隋煬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為勃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穉共高頰賀若弼等外擅威權

自知罪當誣罔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及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

裴蘊逢諧蘇威 北史

隋煬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答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為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艤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脅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秦威罪惡帝付蘊推鞠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孫三世並除名

王鉷進錢加使唐書

王鉷中書舍人王璿側出子也玄宗以為才進無和巽長春官戶口色役使拜御史中丞林甫方興大獄憾東宮誅不附已者以鉷險刻可動以利故倚之使鷙擊狼噬鉷所摧陷多抵不道又厚誅歛嚮天子意人雖被蠲貸鉷更奏取脚直轉異貨百姓間關輸送乃倍所賦又取諸部高戶為租庸脚士大抵賞業皆破帝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澤之費日侈而結與別賜不絕于時重取於左右藏故鉷迎帝旨歲進錢鉅億皆儲禁中以為歲租外物供天子私帑帝以鉷有富國術寵遇益厚以戶部侍郎仍御史中丞加檢察內作閒廢使

周宗迎昇意見齊丘五代史

晉天福年間南唐李昇照鑑見白鬚顧其吏周宗嘆曰功業已

就而吾老矣柰何宗知其意馳詣廣陵見宋齊丘謀禪代齊丘以為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人昇黜宗為池州刺史

李通道海陵伐宋金史

李通以便辟側媚得幸於海陵累官右司郎中遷吏部尚書請謁賄賂輻湊其門拜參知政事海陵恃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為正統通揣知其意遂與張仲軻馬欽宦者梁琬近習羣小輩盛談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而先道之海陵信其言以通為謀主遂議興兵伐江南

張洎揣摩言事宋史

張洎太宗時奏呂端等備位輔弼上有所詢問反緘默不言深大訐謨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耳必無鯁切之

理上默然翌日洎上疏引賈捐之棄珠崖事願棄靈武以省關西饋運上嘗有此意既而悔之洎果迎合覽奏不悅既以疏付洎謂之曰卿所陳朕不晚一句洎惶恐而退上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等謂曰張洎上言果為呂端所料朕已還其疏矣

呂夷簡迎帝意廢后 宋史

呂夷簡字坦夫宋仁宗時為相章獻太后崩帝始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也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歲中而以夷簡復相郭后以怒尚美人批其頰誤傷帝頸帝以爪痕示執政大臣夷簡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夷簡將廢后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於是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

淹率臺諫詣閣門請對有旨令臺諫詣中書夷簡乃貶出道輔等后遂廢

黃潛善乘間誣殺歐陽澈 宋史

黃潛善高宗時拜中書侍郎會歐陽澈上書詆時事語侵官掖帝謂其言不實潛善乘間啓殺澈并陳東誅之識與不識皆為之垂涕帝悔焉

貶黜

以罪被譴謫者

馮衍守道見黜 後漢

漢馮衍字敬通為更始將與鮑永安集屯太原不降後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光武怒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

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日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行為曲陽令

祖珽以讒間見黜北史

祖珽字孝徵齊後主時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封燕郡公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賊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媪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為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陸媪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即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

由此王子冲釋而不問珽日以益蹙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憫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言為善人故舉之由来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容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出勅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

柳宗元貶永州唐書

柳宗元字子厚唐德宗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章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宗元久涖振其為文思益深

劉禹錫易連州唐書

劉禹錫字夢得唐憲宗時為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為言播極遠狹狃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內遷帝曰為人子者宜慎事不貽親憂若禹錫望它人尤不可赦裴度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

申錫易朕俟命唐書

宋申錫字慶臣文宗時拜尚書右丞進同中書門下平章得罪貶開州司馬既歸易素服俟命外舍其妻責謂曰公何負天子乃反乎申錫曰吾起孤生位宰相蒙國厚恩不能鉏姦亂反為所陷我豈反者乎初申錫以清節進疾要位納賕餉敗風俗故自為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既被罪有司驗効悉得所還問

遺書朝野為咨閱

失聽良言

不用善言事敗而悔者

太子申不聽黃徐言被虜史記

魏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急告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効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

殺將軍消軍遂大破

項梁不聽宋義致敗前漢

秦二世二年項梁自號武信君起兵大破秦軍時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迺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之

劉表囚韓嵩魏書

韓嵩為劉表從事中郎方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也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助操嵩與別駕劉先說表曰豪桀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弊可

也若不然固將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以為將軍計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狐疑乃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為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

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表以為懷貳
陳兵見嵩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
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
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
誅而囚之表外貌儒雅心多疑忌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
用曹操征柳城備說表使襲許表不從及操還謂備曰不用君
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
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曹操征表未至而
表卒子琮舉州降

却隆不用趙誘之策致禍

平書

却隆惠帝時為刺史被齊王冏檄使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
舉義而諸子姪並在洛陽欲坐觀成敗恐為冏所討進退有疑

會羣吏計議主簿趙誘說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病今義兵
起其敗必矣今為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
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小軍隨形助
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正欲保州而已誘與治
中留寶主簿張褒等諫隆若無所助變難將生州亦不可保也
隆猶豫不決遂為其下所害

虞綽不聽世南誠致禍

北史

隋煬帝大業初秘書學士虞綽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其貴踞
虛已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誠之曰
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君與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
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
之及玄感敗其妓妾並入宮帝因問之曰玄感平常時與何人

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理其事綽曰羈旅
薄游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從綽于邊綽至長
安而亡吏逮之急於是潛度江變姓名自稱吳卓游東陽抵信
安令天水辛大德舍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因有識綽者而告
之竟為吏所執坐斬江都

忠嗣沮光弼之說唐書

王忠嗣唐玄宗時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討吐
谷渾於墨離平其國乃固讓朔方河東二節度許之帝方事石
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
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辭所失請厲兵馬待豐取之帝意
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鉤撫過外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
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為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

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夫天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
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眾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
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讒口有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
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
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
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
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

李惟岳不用從政言被殺唐書

李惟岳唐德宗時襲父寶臣清江郡王定州刺史與田悅謀拒
天子命谷從政諫曰上神斷絀諸侯欲致太平爾考與燕有切
骨恨天子致討命帥莫先於燕誅怨復仇必盡力後已前日而
考誅大將百餘子弟存者常不平乘危相覆誰不能爾昔魏有

洛相之圍王師四集身投零陵仰天垂泣不知所出賴爾考保
佑頓兵不進而先帝寬厚僅獲赦貸不然田氏尚有種乎今悅
兇猶孰與承嗣爾又幼富貴不出尸庭便欲旅拒且人心難知
天道難欺軍中諸將乘危投隙自古豈少哉今圖久安計莫若
令而兄惟誠攝留後爾速入宿衛則福祿可保矣不納從政塞
門移疾不出惟岳所信王他奴等疑其怨望日伺之從政懼乃
吐血即仰藥五日死曰吾不恨死而痛渠覆宗矣後惟岳被殺
于王武俊如其揣云

不聽良言

自是而拒人善言者

袁紹不聽田豐謀致敗後漢

田豐事袁紹為謀主時劉備據涿州自將征備田豐說袁紹曰

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
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機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豐舉
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
哉紹聞而怒之操畏紹過河乃急攻備破之備奔紹紹進軍攻
許豐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曹操善用衆
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
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
河南使敵疲於奔命不及三年可坐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
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以為沮
衆遂械繫之反紹敗軍還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
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忤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
而怨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

殺之袁紹既敗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因別
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拍手
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
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日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
也

高幹自矜致敗後漢

高幹袁紹甥也靈帝時為并州刺史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
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
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
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并冀之士皆以
是異統

張溫不聽紹謀被害後漢

張溫獻帝時為衛尉董卓劫天子西都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
逆時太史望氣者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
與袁術交通遂笞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溫出屯美陽令卓
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
為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
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杖
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
干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溫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
及於難溫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
發而見害

袁紹不聽授諫延良被斬魏書

袁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沮授又諫紹良性促狹

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太祖救延與良戰破斬良

羅仇不納奇策 晉書

沮渠翹弼北凉蒙遜之伯父也言於兄羅仇曰呂王荒老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讒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為所憚與其經死溝瀆豈若勒衆向西平出茗藿本曰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為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為呂光所殺

牢之不聽裕諫被縊 南史

晉安帝元興元年桓玄為荊州刺史舉兵東下驃騎將軍司馬元顯遣劉牢之拒之劉裕參其軍事玄至裕請擊之牢之不許乃遣子敬宣詣玄請和裕與何無忌並固諫不從玄尅建鄴以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懼招裕於廣陵舉兵裕曰人情去矣廣

陵亦豈可得之牢之竟縊于新洲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可隨我還京口玄必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圖之

向柳不聽范瑒致死 南史

向柳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揚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及竣貴柳猶以素情自許不推先之順陽范瑒誡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邪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瑒為南康郡沙義宣事敗繫建康獄屢密請竣求相申救宋孝武嘗與竣言及柳事竟不助之柳遂伏法

李訢不聽璞言致禍 北史

李訢魏獻文帝時為相州刺史自是遂有驕矜自得之志受納人財物商胡珍寶兵人告言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

之或有勸以奏聞敷不許帝聞訖罪狀檻車徵訖拷劾抵罪敷兄弟將見踈斥有司諷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令訖告列敷等隱罪可得自全訖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乃謂其女壻裴攸曰吾與李敷族世雖遠情如一家在事既有此勸昨來引簪自刺以帶自絞而不能致絕且亦不知其事攸曰何為為他死敷兄弟事豐可知有馮闌者先為敷殺其家切恨之但呼闌弟問之足可知委訖從其言又趙郡范標具列敷兄弟事狀有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訖貪冒應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免百鞭髡刑配為廝役訖之廢也平壽侯張讜見訖與語竒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不久屈未幾而復為大倉尚書攝南部事用范標陳策計令千里之外戶別轉運詣倉輸之使所在委滯停延歲月百姓競以貨賂各求在前於是遠近大為困弊道路羣議曰畜聚斂

之人未若盜臣訖弟左軍將軍璞謂訖曰范標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世利之說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諂諛慝貪冒姦佞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訖不從彌信之腹心事皆以告標訖既寵於獻文參決軍國大議兼典選舉權傾內外百寮莫不曲節以事之標以無功起家拜盧奴令獻文崩訖遷司空進爵范陽公出為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范標知文明太后之忿訖又知內外疾之後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希旨告訖外叛文明太后徵訖至京師言其叛狀訖曰無之引標證訖訖言爾妄云知我吾又何言雖然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為此不仁甚矣標曰公德於標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標今敢不忍公乎訖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貽伊戚萬悔於心何嗟及矣遂見誅

天穆拒琬言先征邢杲北史

薛琬字曇珍魏孝明帝時元天穆討邢杲以琬為行臺尚書軍次東郡時元顥已據鄴城邢杲又逼歷下天穆議其所先議者咸以杲盛宜先經略唯琬以杲為聚眾無名雖強猶賊元顥皇室昵親來珍義舉自河陰之役人情駭怨今有際會易生感動待顥事決然後迴師天穆以羣情所願遂先討杲杲降軍還至定陶天穆留琬行西兗州事尋為元顥所陷顥執琬自隨宋榮破顥天穆謂琬曰不用君言乃至於此

誤國

無謀自用誤國家之事者

景延廣致契丹入寇五代史

景延廣晉高祖時為馬步軍都指揮使晉出帝立議告契丹致

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契丹果怒數入寇晉出帝幸瀘州以延廣從皆無功乃出延廣為河南尹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為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池妓樂惟意所為

蕭胡篤諂諛隋政遼史

蕭胡篤字合木衆胡篤為人便佞與物無忤清寧初補近侍道宗大安元年為彰愍宮太師壽隆二年轉永興宮太師天慶初累遷至殿前副點檢五年從天祚帝東征為先鋒都統臨事猶豫凡隊伍皆以圍場名號之進至刺離水與金兵戰敗大軍亦却及討邪律章奴以籍私奴為軍遷知北院樞密使事卒胡篤長于騎射見天祚好游畋每言從禽之樂以逢其意天祚悅而從之國政隳廢自此始云

辱命

出使辱君命者

盧昶使宋大怖北史

盧昶字叔達學涉經史早有時譽魏孝文太和中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孝文詔昶曰密邇江揚不早當晚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言無相疑難又敕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南人語致疑盧昶若彼先有知識欲見但見須論即論昶正寬柔君子無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詩莫以昶不作便罷也凡使人以和為貴勿相矜夸見於貌色及至彼遇齊明立孝文南討昶兄伯源為別道將而齊明以朝廷加兵遂酷遇之昶等本非骨鯁大怖淚汗橫流齊明以腐米臭魚莖豆供之而謁者張思寧辭氣塞愕遂以壯烈死於館中昶還孝文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雖

流放海隅猶宜抱節致殞卿不能三纓羈首已是可恨乃倪肩飲呀自同犬馬有生必死修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貽之竹素何如甘彼芻菽以辱君父縱不能法慙蘇武寧不近愧思寧遂見罷黜

僭妄

越禮祀分者

王昌偽子與僭號後漢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為小相工明星歷常以為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好奇數任俠於趙魏間多通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與者莽殺之郎緣是詐稱真子與云母故成帝謳者嘗下殿卒僵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隻身就館趙后欲害之偽易它人子

以故得全興年十二識命者郎中李曼卿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二十還長安展轉中山來往燕趙以須天時林等愈動疑惑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通謀謀共立郎會人間傳赤眉將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興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立郎為天子林為丞相李育為大司馬張參為大將軍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興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以干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解形河濱削迹趙魏王莽竊位權罪於天天命佑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卿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在入間南嶽諸劉為其先驅朕以觀天文乃興于斯以今月子辰即位趙宮休氣熏蒸應時獲一蓋聞為國子之襲也古今

下如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以興義兵咸以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二千石皆聖公所置未覩朕之沈者惶惑今元元創痍已過半矣朕郎以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死思王鈞行天子大射以詐稱之以從人望

思王鈞行天子大射後漢

思王鈞陳敬王羨子也鈞立多不喜文法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儀等漢和帝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長平獄鈞欲斷絕辭語復使結客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十二年封出女李嬈為小妻復坐削圍宜祿

以遂行天子大射禮性隱賊孫陰中之憎怨敬王夫人李公殺久事發覺有司舉奏鈞六弟為列侯後鈞取掖庭八溝三縣

董卓擬乘輦服御後漢

董卓字仲穎後漢獻帝初平二年上十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璿持

節拜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出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

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瓜畫兩轎出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

天子也竿摩謂相逼也今俗以事于人者謂之竿摩

公孫度自侯僭擬王魏書

公孫度字升濟起玄菟小吏為本郡太守知中國擾攘圖欲自

王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二小石為之足或謂度

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光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

地而三公為輔也度益喜遂自立為遼東侯承制郊祀車服僭

擬王者曹操表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傳至其

孫公孫淵國滅

齊王問僭舞八佾晉書

齊王問字景治獻王攸之子惠帝時拜大司馬加元錫輔政大

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仗大匠營制

與西宮等鑿千秋門墻以通西閣後房施鍾懸前庭舞八佾沉

于酒色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

趙王倫白版晉書

趙王倫惠帝時僭位刑賞僭差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軍

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

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

黃巢妄陳符命唐書

黃巢自陳符命取廣明字判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者黃明黃當

代唐又黃為土金所生蓋天啓云其徒上巢號承天廣運啓聖

睿文宣武皇帝以妻曹為皇后

兗王從溫僭用天子器服五代史

唐兗王從溫為人貪鄙多作天子器服以自僭宗族賓客諫之不聽其妻關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溫欲反而造天子服器從溫大恐乃悉毀之

劉豫稱齊帝金史

劉豫字彥游宋康王至揚州樞密使張慤薦知濟南府是時山東盜賊滿野豫欲得江南一郡宰相不與忿忿而去金將撻懶攻濟南有關勝者濟南驍將也屢出城拒戰豫遂殺關勝出降遂為京東東西淮南安撫使知東平府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節制河外諸軍以豫子麟知濟南府撻懶屯兵衝要以鎮撫之初康王既殺張邦昌自歸德奔揚州詔左右副元帥合兵討之

詔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以鎮南服如張邦昌者及宋主自明州入海亡去宗弼北還乃議更立其人眾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而豫亦有心撻懶為豫求封太宗用封張邦昌故事以天會七年九月朔旦授策授策之後以藩王禮見使者臣宗翰臣宗輔議既策為藩輔稱臣奉表朝廷報諭詔命避正位與使人抗禮餘禮並從帝者詔曰今立豫為子皇帝既為鄰國之君又為大朝之子其見大朝使介惟使者始見躬問起居與面辭有奏則立其餘並行皇帝禮天會八年九月戊申備禮冊命立豫為大齊皇帝都大名仍號北京置丞相以下官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以辛亥年為阜昌元年以其子麟尚書左丞相諸路兵馬大總管宋人畏之待以敵國禮國書稱大齊皇帝豫宰相張孝純鄭億年李鄴家人皆在宋宋人加忌撫之阜昌

二年豫遷都于汴天會十四年制詔齊國與本朝軍民相訴關涉文移畧年止用天會天會十五年詔廢齊國降封豫為蜀王豫稱大號凡八年於是置行臺尚書省於汴除去豫弊政人情大悅

劉豫見執 宋史

劉豫為大齊皇帝高宗建炎中初金主欲廢豫先令撻辣兀朮偽稱南侵至汴給子劉麟出至武成麾騎翼而擒之因馳至城中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翼日集百官宣詔責豫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問巷間揚言曰自今不簽汝為軍不取汝免行錢為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此由是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

偽丞相張昂知淄州李鄴知代州李成孔彥舟劉瓊關帥古各予一郡以女貞胡沙虎為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十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斛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撻辣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於遠邇今汝廢無一人憐汝者何不自責也

劫制

強臣制主者

李儔劫帝幸北塢 後漢

李儔獻帝時為車騎將軍封列侯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儔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儔令門設反關校尉守察盛夏炎暑不能得冷水飢渴流離上以前移宮人及侍臣不得以

穀米自隨入門有禁方不得出市困乏使就僱索粳米五斛牛骨五具欲為食賜宮人左右僱不與米取久牛肉牛骨給皆以臭蟲不可啖食

朱溫威迫昭宗上道 五代史

梁太祖朱溫以兵至河中遣寇彥卿奉表迫請昭宗遷都彥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為棧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彷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為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即日迫昭宗上道

李繼筠劫唐昭宗東遷 五代史

李繼筠昭宗時父為尚書令封岐王其後昭宗為宦者所廢既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宦者陰與梁太祖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真之彊以為外援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天復元年胤召梁太祖以西梁軍至同州繼筠與全誨等劫唐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其父茂真每戰輒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糞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真求路以為生茂真窮急謀以天子與梁以為解昭宗謂茂真曰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

與梁和乎天復三年正月茂真與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

跋扈

強梁之臣欺罔者

桓温抗命 晉書

桓温字元子哀帝時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率舟軍進合肥加揚州牧帝使侍中顏旄宣召温入參朝政温上疏曰方攘除羣凶掃平禍亂當竭天下智力與眾共濟之而朝議咸疑聖詔彌固事異本圖豈敢執遂至於入參朝政非所敢聞臣違離宮省二十餘載鞞鞞戎務役勤思苦若得解帶道遙鳴玉闕廷參贊無為之契豫聞曲成之化雖實不敏豈不是願但顧以江漢艱難不同曩日而益梁新平寧州始服懸兵漢

川成禦彌廣加疆蠻盤牙勢處上流江湖悠遠當制命侯伯自非望實重威無以鎮御遐外臣知捨此之艱危敢肯之而無怨願奮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實恥帝道皇居仄陋於東南痛神華祭梓遂埋於戎狄若憑宗廟之靈則雲徹席卷呼吸蕩清如當假息游魂則臣據河洛親臨二寇廣宣皇靈襟帶秦趙遠不五載大事必定今臣豈以親賢贊國光輔二世即無煩以臣踈鈍並聞機務且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表裏相濟實深實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兼訪內外乞時還屯撫寧方隅詔不許復徵温温至赭圻詔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温遂城赭圻固讓內錄遙領揚州牧

桓温上疏覬望禪位 晉書

桓温知朝廷伏殷浩等以抗已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

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
士衆資調殆不為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及簡文帝不豫
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於是 日一
夜頻有四詔溫上跡言漢高枕疾呂后問相孝武不豫霍光啓
嗣鳴噎以問身後蓋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賢特譽惟
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聖鑒內輔幼君外禦疆寇實羣
情之大懼然理盡於此陛下便宜崇授使羣下知所寄望跡未
及奏而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禀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
事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為周公居攝事既不副
所望故甚憤然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
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及孝武即位詔曰先帝遺勅云事
大司馬知事吾令答表便可盡敬又詔大司馬社稷所寄先帝

託以家國內外衆事便就關公施行復遣謝安徵溫入輔加前
部羽葆鼓吹武賁六十人溫讓不受及入朝赴山陵詔曰公勲
德尊重師保朕躬帝勅尚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于道
側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懼失色

桓玄專制方面 晉書

桓玄字敬道大司馬桓溫之子晉安帝隆安中詔加玄都督荆
州是時寧遠將軍殷仲堪慮玄跋扈遂與楊佺期結婚為援初
玄既與仲堪佺期有隙恒慮掩襲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
釁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玄佺期甚忿懼會姚興侵洛陽佺
期乃建牙聲云援洛密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
疑其心距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遣從弟遙屯于北境以遏佺
期佺期既不能獨舉且不測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蠻校尉楊廣

佺期之兄也欲距桓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加征虜將軍佺期弟孜敬先為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召之既至以為諮議參軍玄於是興軍西征亦聲云救洛與仲堪書說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親率戎旅途造金墉使仲堪收揚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本計欲兩全之既得玄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汚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玄乃止後荊州大水仲堪振恤飢者倉廩空竭玄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所鎮路經夏口玄聲云朝廷遣佺期為已前鋒乃授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為內應偉遑遽不知所為乃自齎跡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為人不能專決常懷成敗之計為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矣玄既至巴陵仲堪遣衆距之為玄所敗玄進

至揚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佺期自襄陽來赴與兄廣共擊玄玄懼其銳乃退軍馬頭佺期等方復追玄苦戰佺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鄧城玄遣將軍馮該躡佺期獲之廣為人所縛送玄並殺之仲堪聞佺期死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為該所得玄令害之於是遂平荊雍乃表導領江荆二州詔以玄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桓修為江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楊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又輒以偉為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違其意許之

高洋以衛士加刃見帝北史

高洋字子進魏孝靜帝時進封齊王將赴晉陽親入辭謁於昭

陽殿從者千人居前持劍者十餘輩洋在殿下數十步立而衛
士升階已二百許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洋令主者傳奏須
詣晉陽言訖再拜而出魏帝失色目送洋曰此人似不能見容
吾不知死在何日及至并州慰諭將士指辭款實衆皆欣然曰
誰謂左僕射翻不減令公令公即指文襄也

史思明殺使唐書

史思明唐肅宗至德年間為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事外順命內
實通賊益募兵帝知之以其常事承恩父知義冀其無嫌即擢
承恩為河北節度副使使圖思明承恩至范陽羸服夜過諸將
陰諭以謀諸將返以告思明疑未有以驗會承恩與思敬奏事
還思明留館之幃所寢牀伏二人焉承恩子入見因留卧夜半
語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二人白思明乃執承恩探衣囊得

賜阿史那承慶鐵券及光弼牒又得薄紙書數番皆嵩誅將士
姓名賊大詬曰我何負於爾至是邪答曰此太尉光弼謀上不
知也思明召官吏于廷西嚮哭曰臣赤心不負國何至殺臣因
榜殺承恩父子及支黨二百餘人囚思敬以聞帝遣使諭曰事
出承恩非朕與光弼意

王承宗拒命

唐書

王承宗唐憲宗元和中龔為鎮冀留後始河北三鎮自置副大
使常處嫡長故承宗以御史大夫為之及總留事憲宗久不報
伺其變承宗數上疏自言帝聞劉濟田季安俱大病議更建節
度翰林學士李絳曰鎮州世相繼人所狃習惟拒命則討之且
諸道之賞饋百萬士又燕魏淄青勢同必合方江淮水潦財力
剋困宜即詔承宗嗣領季安等雖病徐圖所宜定四方有天時

不可速也帝然之欲析鎮分建節度使承宗歲輸賦如李師道
絳曰假令承宗奉詔諸道以割地同怨是官爵虛出而無當也
不如令使者諭之無出上意帝乃詔京兆尹裴武慰撫承宗奉
詔恭甚請上德棣二州遂以檢校工部尚書嗣領節度而以德
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使統德棣昌朝薛嵩子也與承
宗故姻家帝因欲離其親將故命之詔未至承宗馳騎劫而歸
囚之詔更用棣州刺史田渙為二州團練守捉使遣中人傳詔
令歸昌朝承宗拒命帝怒詔削官爵遣中人吐突承瓘將左右
神策率河中河陽朔西官歙兵討之

王敬武逐帥自為留後 唐書

王敬武唐僖宗時隸平盧軍為偏校事節度使安師儒中和中
盜發齊棣間遣敬武擊定已還即逐師儒自為留後時王鐸方

督諸道行營軍復京師因承制授敬武平盧節度

王師範斬張蟾 唐書

王師範平盧節度使王敬武子也敬武卒師範年十六自稱留
後嗣領軍唐昭宗自以太子少師崔安潛領節度師範拒命時
棣州刺史張蟾迎安潛師範遣部將盧弘攻之弘與蟾連和師
範以金啗之曰君若顧先人使不絕其祀君之惠也不然願死
墳墓弘少之不為備師範伏兵迎于路部將劉鄩斬弘遂攻棣
州蟾請救於朱全忠全忠馳使諭解師範拔其城斬蟾而安潛
不敢入

李羅專擅 元史

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三月詔以李羅帖木兒匿老的沙謀為悖
逆解其兵權削其官爵候道路開通許還四川田里李羅帖木

見拒命不受夏四月甲午朔命擴廓帖木兒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悉知詔令調遣之事非出帝意皆右丞相搠思監所為遂令禿堅帖木兒舉兵向闕壬寅禿堅帖木兒兵入居庸關癸卯知樞密院事也速詹事不蘭奚迎戰于皇后店不蘭奚力戰也速不援而退不蘭奚幾為所獲脫身東走甲辰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光熙門東走古北口趨興松乙巳禿堅帖木兒兵至清河列營時都城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京城使達達國師至其軍問故以必得搠思監及宦官朴不花為對詔慰解之不聽丁未詔屏搠思監于嶺北竄朴不花于甘肅執而與之復孛羅帖木兒前官仍總兵以也速為左丞相庚戌禿堅帖木兒陳兵自健德門入覲帝于延春閣慟哭請罪帝就宴賚之加孛羅帖木兒太保依前守禦大同禿堅帖木兒為中書平章

政事擴廓帖木兒奉命討孛羅帖木兒屯兵冀寧其東道以白鎖住領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貊高竹貞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保領軍五萬合擊之關保等兵逼大同孛羅帖木兒留兵守大同而自率兵與禿堅帖木兒老的沙復大舉向闕丙戌孛羅帖木兒前鋒軍入居庸關皇太子親率軍禦于清河也速軍入昌平軍士皆無鬪志皇太子馳還都城白鎖住引兵入平則門丁亥白鎖住扈從皇太子出順承門由雄霸河間取道往冀寧戊子孛羅帖木兒駐兵健德門外與禿堅帖木兒老的沙入見帝于宣文閣訴其非罪皆泣帝亦泣乃賜宴孛羅帖木兒欲追襲皇太子老的沙止之庚寅詔以孛羅帖木兒為中書左丞相老的沙為中書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為御史大夫其部屬布列省臺百司以也速知樞密院事詔諭孛羅帖木兒擴廓帖木

兒俱朕股肱視同心膂自今各棄宿忿弼成大勲字羅帖木兒
幽置皇后奇氏于諸色總管府丁卯命老的沙別帖木兒並為
御史大夫夏四月庚寅字羅帖木兒至諸色總管府見皇后奇
氏令還宮取印章作書遺皇太子遣內侍官完者禿持往冀寧
復出皇后幽之

諂佞

阿諛順意取容者

安陵請從王死 戰國策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
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歛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之曰王過舉以
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
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寵臣不避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

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柰何願君必請從
死以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命三年而弗言江
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
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聞也於是楚王游於雲
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嗥之聲若雷
霆有狂兕躡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宮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
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
誰與樂此也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
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尋螻蟻又何如得此樂
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
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王綰李斯頌始皇 史記

秦始皇時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戌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

公孫弘飾辭對帝前漢

公孫弘武帝時為左內史弘每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更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

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

陳萬年教調前漢

陳萬年字幼公宣帝時為右扶風遷太僕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充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而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萬年萬年竟代于定國為御史大夫萬年嘗病召子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萬年乃不復言

張禹不直言災異假斷經術前漢

安昌侯張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成帝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

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侯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食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廼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文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

不疑王氏後曲陽侯及諸王子第聞知禹言皆喜悅遂親就禹

曰助統佞媚 晉書

賈充武帝時將鎮關右也荀勗謂馮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為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勗與統伺帝間並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為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

馮統承悅顏色 晉書

馮統少博涉經史識悟機辯歷仕魏郡太守轉步兵校尉徙越騎得幸於晉武帝稍遷左衛將軍統承顏悅色寵愛日隆賈充荀勗並與之親善充女之為皇太子妃也統有力焉及妃之將廢統勗乾沒救請故得不廢

牙嶠佞稱太子盛德 晉書

晉武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荀勗及和嶠往觀之勗還
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

殷仲文阿諂桓玄晉書

殷仲文少有才藻美容貌東晉安帝時兄仲謀薦之於會稽王
導引為驃騎將軍徙黨於桓玄及玄初篡位入宮其抹忽陷羣
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

王楨之獻諂晉書

王楨之字公幹子猷子也為侍中安帝時桓玄為太尉朝臣畢
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獻之也在坐咸為氣咽楨曰亡叔一
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劉德願哭妃取寵南史

劉德願性靈敏為宋孝武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

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
衝撫膺擗踴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為豫州刺史

雲定興諂事文述北史

宇文述隋文帝時素好着奇服炫耀時人有雲定興者為製馬
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輕薄者倣之名為許公缺勢
又遇大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
深褶耳人又倣之名為許公褶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
奪我問作事可法故不虛也

袁充妄奏北史

袁充字德符隋文帝時歷蒙鄜二州司馬頗解占候領太史令
有煬帝大業間熒惑守太微者數旬時繕修宮室征役繁重充
乃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寮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

王劭惑佛罔上北史

隋文獻皇后崩王劭復上言佛經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兩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象京師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鐘聲二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之且悲且喜

袁充稱文帝符合三五北史

隋文帝仁壽初袁充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月生日並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寶曆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竿永永無窮上大悅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位袁充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陰陽歷數並得符同唐堯唐堯景辰生景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乙丑甲子支干並當六合元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

封倫構宮鴻侈 唐書

封倫字德彝隋文帝以楊素營仁壽宮表倫為土工監規構鴻侈宮成文帝怒曰素殫百姓力為吾陪怨天下素大懼倫曰毋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勞素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而盛飾此宮邪因大悅素退問何料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惟侈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曰吾不及也

封德彝裁畫 唐書

封倫字德彝隋文帝時楊素薦之帝擢內史舍人虞世基得幸煬帝然不悉吏事處可失宜倫陰為裁畫內以諂承主意百官章奏若忤旨則寢不聞外以峻文繩天下有功當賞輒抑不行由是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矣

王世充阿諛 北史

王世充為江都丞兼領宮監善法煬帝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帝又知帝好內乃言江淮良豕多有美女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愈喜因密令世充閱觀資皆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聘納之所用不可勝計有合意則厚賞世充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溺殺之者前後十數世充為秘之又遽簡閱以供進益見親昵及突厥圍帝於鴈門世充在軍中垢面悲泣夜不解甲籍草而坐帝聞之以為愛已益信任之

袁克妄陳嘉瑞 北史

袁克字德符隋煬帝時領太史令煬帝軍國多務克候帝意欲

有所為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大業六年
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祕書少監後天下大亂帝
初罹鴈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心不自安克復託天文上表陳嘉
瑞以媚上

士及機悟唐書

宇文士及擢右衛大將軍唐太宗延入閤語或至夜分出遇休
沐往往馳召士及益自謹其妻嘗問向遽召何所事士及卒不
對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士及從旁美歎帝正色曰魏徵
嘗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為誰乃令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
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
何聊帝意解又嘗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陽若不省徐啗之其
機悟率類此

許敬宗倚權肆威唐書

許敬宗高宗即位遷禮部尚書敬宗饕餮者遂以女嫁蠻酋馮盎
子多私所聘有司初舉下除鄭州刺史俄復官為弘文館學士
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
賸獲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
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
遂兼太子賓客帝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闥頃拜侍
中監修國史爵郡公帝嘗幸故長安城按蹕裴回視古區處問
侍臣秦漢以來幾君都此敬宗曰秦居咸陽漢惠帝始城之其
後符堅姚萇宇文周居之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對曰
元狩三年將伐昆明實為此池以肄戰帝乃詔與弘文學士討
古宮室故區具條以聞進中書令仍守侍中敬宗於立后有勛

力知后鉗戾能固主以久已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王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

宋之問媚附張易之唐書

宋之問字延清唐高宗時為東臺詳正學士武后時轉尚方監丞于時張易之等悉昵寵甚宋之問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諸篇盡之問朝隱所為至為易之奉溺器及敗貶瀧州朝隱崖州並參軍事之問逃歸洛陽居張仲之家會武三思復用事仲之與王同皎謀殺三思安王室之問得其嘗令牙子曇與冉祖雍上急變因丐贖罪由是擢鴻臚主簿天下醜其行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諂事太平公主故見用及安樂公主權盛復計譖結故太平深疾之中宗將用為中書舍人

太平發其知貢舉時賕餉狼藉下遷汴州長史未行改越州長史頗自力為政窮歷剡溪山置酒賦詩流布京師人人傳諷唐睿宗立以獯險盈惡詔流欽州祖雍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倡飲省中為御史劾奏貶蘄州刺史至是亦流嶺南並賜死桂州之問得詔震汗東西步不引決祖雍請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訣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悖不能處家事祖雍怒曰與公俱負國家當死柰何遲回邪乃飲食洗沐就死

李勣迎合帝意唐書

李勣字懋功唐高宗時為尚書左僕射詔得乘小馬出入東西臺帝欲立武昭儀為后畏大臣異議未決帝召勣與長孫無忌等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無忌等持不可帝後密訪勣曰將立昭儀而臣下皆以不可今止

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

弘霸四其唐書

郭弘霸為寧陵丞唐武后天授中由革命舉得占見自陳徃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左臺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

姚璿哀類取媚唐書

姚璿字令璋唐武后時擢夏官侍郎坐從弟敬節叛貶桂州長史后方以符瑞自神璿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以為上應國姓哀類以聞后大悅拜檢校天官侍郎

郭弘霸嘗溺驗疾唐書

郭弘霸唐武后時自陳徃討徐敬業武后悅之遷右臺侍御史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顏間請視便

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其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周利貞獻魚唐書

周利貞者唐武后時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州刺史飭蔬利貞忽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闕魚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網不獲而有魚焉闕得之刺史大笑

楊再思無恥唐書

張昌宗坐事司刑少卿桓彥範劾免其官昌宗訴諸朝武后意申釋之問宰相昌宗於國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為陛下治丹餌而愈此為有功后悅昌宗還官自是天下貴彥範賤再思左補闕戴令言賦兩脚狐以譏之再思怒謫令言為長社令士愈虫諫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請公卿宴其寺酒酣戲曰公面似

高麗再思欣然翦敎綴巾上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坐鄙笑昌宗以姿貌偉再思母曰人言六郎似蓮華非也正謂蓮華似六郎耳其巧諛無恥類如此

楊再思阿匱取容唐書

楊再思唐武后時累遷天官員外郎歷左肅政御史中丞延載初擢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兼左肅政御史大夫封鄭州侯遷內史居宰相十餘年阿匱取容無所薦達人主所不喜毀之所善與之畏慎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棘直若先禍不爾豈全吾軀於時水沴閉坊門以襪再思入朝有車陷于溝者叱牛不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艱于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

一張虛詔唐書

張易之張昌宗武后時嘗宴朝堂列卿三品宋璟階六品俱下坐易之諂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示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人嘗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璟舉笏却揖唯唯故積怨帝欲中傷后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獄揚州

崔日用起舞唐書

崔日用擢進士第為芮城尉大足元年武后幸長安陝州刺史宗楚客委以頓峙饋獻豐甘禰過賓使者楚客歎其能亟薦之擢為新豐尉遷監察御史陰附安樂公主得稍遷神龍中鄭普

思納女後宮日用初奏中宗初不省廷爭切至普思由是得罪
時諸武若三思延秀及楚客等權寵交煽日用多所結納驟拜
兵部侍郎宴內殿酒酣起為回波舞求學士即詔兼修文館學
士

祝欽明諂附亂禮唐書

祝欽明字文思擢明經為東臺典儀唐中宗在東宮欽明兼侍
讀授太子絰兼弘文館學士中宗復位擢國子祭酒桓彥範等
皆從受周官大義朝廷尊之以匿親忌目為御史中丞蕭至忠
所劾貶申州刺史入為國子祭酒景龍三年天子將郊欽明與
國子司業郭山暉陰迎韋后意繆立議曰周官天神曰祀地祇
曰祭宗廟曰享大宗伯曰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王有故不預
則攝而薦追師掌后首服以待祭祀內司服掌后六服祭祀帝

齊映唐德宗時為相後貶夔州刺史映羅
歛獻貢以中帝欲初諸藩銀大瓶止五尺
尺瓶至映乃八尺云

韋綬俚語見黜唐書

韋綬字子章穆宗為太子綬入侍讀遷諫
輒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烏得全書邪
錦綵方太子幼綬數為俚言以悅太子它
憲宗怒曰綬當以經義輔導太子而反語
州刺史

韓建誣害諸王五代史

韓建唐昭宗時為華州刺史乾寧三年李
子允請帝幸華州帝登齊雲樓西北顧望
斥師作菩薩蠻詞三

以罪冀復進乃培
兼為江西始獻六

以大夫太子書依字
以白之帝喜即賜綬
待太子為帝道之
朕何賴焉外遷虔

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
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韓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
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佗鎮昭宗召建將辯
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辯之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
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宮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
詔斬筠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
華遣廷王戒丕使于晉以謀興復戒丕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
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遂見殺昭宗無如
之何為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

蘇循倡梁太祖功德五代史

蘇循為人巧佞阿諛無廉恥惟利是趨事唐昭宗為禮部尚書
是時梁太祖已弒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皆憤惋切齒或俛首

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傳會梁以希進用梁兵攻楊行密大敗
于淝河梁太祖躁忿急於禪代欲邀唐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
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宜即受禪

蘇循以讒見逐五代史

蘇循事唐昭宗為禮部尚書及梁太祖已即位置酒玄德殿顧
羣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楊
涉張文蔚等皆慙懼俯伏不能對獨蘇循與張禕薛貽矩盛稱
梁王功德所以應天順人者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記且
夕引首希見進用敬翔尤惡之謂太祖曰示室新造宜得端士
以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子皆勒歸田
里乃依朱友謙於河中

蘇循諂佞晉王五代史

蘇循唐昭宗時為禮部尚書梁太祖即位以循父子諂諛無行
勒歸田里及晉王李存勗將即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
闕朱友謙遣蘇循至魏州是時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
即帝位晉王之意雖銳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
州望州解聽事即拜謂之拜殿及入謁蹈舞呼萬歲而稱臣晉
王大悅明日又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因以循為節度副
使已而病卒

馬希範妾對五代史

唐莊宗滅梁馬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
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讒堪以馬爾莊宗嘉之

陶穀先成禪文宋史

陶穀字秀實為翰林丞旨強記嗜學博通經史諸子佛老咸所

總覽多蓄法書名畫善隸書為人雋辨宏博然奔競務進見後
學有文采者必極言以譽之聞達官有聞望者則巧詆以排之
其多忌好名類此初宋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穀在旁出諸懷
中而進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嘗自曰吾頭骨法相非常當
戴貂蟬冠爾盖有意大用也人多笑之

鞏申為安石放生事文類聚

宋神宗時光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為省判趨附不已王荊公
為相每遇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為壽臬吏走卒
皆籠雀鷓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不聞詩什於是以大籠貯雀
鷓詣客次措笏開籠每一雀一鷓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
十歲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之曰
或對曰虞候為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鄧綰阿附王安石 宋史

鄧綰字文約舉進士為禮部第一稍遷職方員外郎宋神宗熙寧三年冬通判寧州時王安石得君專政條上時政數十事以為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又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誠不世之良法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之其辭益媚王安石又貽以書頌極其佞諛安石薦於神宗驛召對方慶州有夏寇綰敷陳甚悉帝問安石及呂惠卿以不識對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宰相陳升之馮京以綰練邊事屬安石致齋復使知寧州綰聞之不樂誦言急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曰不失為館職得無為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

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好官湏我為之

鄧洵附蔡京 宋史

鄧洵武字子常第進士為汝陽簿紹聖中宋哲宗召對為祕書省正字撰神宗史議論專右蔡卞詆誣宣仁后尤切史禍之作其力居多遷起居舍人徽宗初改祕書少監既而用蔡京薦復史職御史陳次升陳師錫言洵武父綰在熙寧時以曲媚王安石神宗數其邪僻姦回今置洵武太史豈能公心直筆發揚神考之盛德而不掩其父之惡乎且其人才凡近學問荒繆不足以汗此選不聽遷起居即時韓忠彥曾布為相洵武因對言陛下乃先帝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為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彥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

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京出居外鎮帝未有意復用也詢武為帝言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為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唯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適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詢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詢武既與臣所見異臣安敢豫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籍異論者於是決意相京

趙師異學大宋史

趙師異字從善光宗時遷司農卿知臨安府韓侂胄用事師異

附之遂得尹京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異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侂胄啓之乃粟金蒲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十四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妾其十人亦欲之侂胄未有以應也師異聞之亟出錢十萬緡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妾為求遷官得轉工部侍郎侂胄嘗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茅舍謂師異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嗥叢薄間視之乃師異也侂胄大笑

許及之屈膝執政宋史

許及之字深甫宋寧宗即位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及之早與薛叔似同擢遺補皆為當時所予黨事既起善類一空叔似累斥逐而及之諂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嘗值侂胄生日朝行上壽畢集及之後至闈人掩關拒之及之俯僂以入為尚書二年不

遷見佞胄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膝屈佞胄惻然憐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居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程松夫婦諂奉佞胄愛姬宋史

程松字冬老事寧宗登進士第調湖州長興尉章森吳曦使北松為僊從慶元中韓侂胄用事曦為殿帥時松知錢塘縣諂事曦以結佞胄侂胄以小故出愛姬松聞以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諸中堂夫婦奉之謹居無何侂胄意解復召姬姬具言松謹待之意侂胄大喜

李孟諂事仁宗元史

元仁宗御便殿李孟進曰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敢以為賀帝感然曰卿等能盡力替襄使兆民安庶幾

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敢必今朕踐阼曾未踰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朕托卿甚重茲言非所賴也孟愧謝

阿附
諂附權臣者

杜欽勸王鳳復起
前漢

杜欽成帝時為議郎徵詣大將軍幕府王鳳以王章上封事言鳳專權蔽主鳳心慙稱病欽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已自責至誠動衆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絜其去就之節者耳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于齊猶嘆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况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

將軍哉夫欲天下始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主上昭然知之故攀援不遣書稱公母困我唯將軍不為西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

潘岳趨時 晉書

潘岳字安仁晉武帝時尋為著作郎轉散騎常侍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謚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惑懷之文岳之辭也謚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謚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謂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

何曾黨充抑純 晉書

何曾晉武帝時為太傅時司空賈充權擬人主何曾卑充而附之及充與庾純因酒相競曾議黨充而抑純以此為正直所非

賈充以女求婚 晉書

賈充字公閭晉文帝襲位轉充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封魯郡公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皆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專以諂媚取容任愷等嫉之以充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充既外出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凶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奇懷對曰勗請言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勗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顗亦並稱之帝納其言

王儉讚高歡舉大業 南史

王儉字仲寶宋明帝時解褐秘書郎遷秘書丞及蒼梧暴虐求外出補義興太守先是齊高帝為相欲引時賢參讚大業時謝

肫為長史帝夜召肫却人與語久之肫無言唯有二小兒捉燭
帝慮肫難之仍取燭遣兒肫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
異後請問言於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比
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曰儉蒙公殊
眄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公豈
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
唯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
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
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經少日帝自造彥回欵言移晷乃謂
曰我夢應得官彥回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
夢未必便在旦夕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為中書
舍人甚間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為太尉引儉為右

長史尋轉左專見任用大典將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彥回
唯為詔又使儉參懷定之

褚彥回諂附蕭道成南史

褚彥回宋明帝崩遺詔輔幼主為中書令護軍將軍蕭道成謀
廢蒼梧羣公集議袁粲劉彥節既不受任彥回曰非蕭公無以
了此手取事就道成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
立改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袁粲懷貳曰褚公眼睛多白
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他日粲謂褚彥回曰國家所
倚唯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彥回曰願
以鄙心寄公之腹則可矣然竟不能貞固及蕭道成輔政王儉
議加黃鉞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道成曰褚脫不與卿將何
計遐曰彥回保妻子愛性命非有竒才異節遐能制之果無違

異及沈攸之事起道成召彥回謀議彥回曰西夏豐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道成密為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齊臺建彥回白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求為齊官高帝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彥回讓司徒乃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非所宜言勸彥回受命終不就尋加尚書令二年重申前命為司徒又國讓魏軍動高帝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從軍彥回諫以為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三年七月帝親嘗酎成暑欲夜出彥回與左僕射王儉諫以為自漢宣帝以來不夜入廟所以誠非常人君之重所宜克慎從之時朝廷機事彥回之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大宴集酒後謂朝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答彥回歛板曰陛下不得言臣

不早識龍顏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為朱祐父矣

王晏附明帝謀廢鬱林南史

齊武帝崩遺旨以尚書事付王晏及徐孝嗣鬱林即位轉左僕射及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接奉轉尚書令封曲江縣侯結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時明帝形勢已布而莫敢先言蕭謀兄弟握兵權遲疑未決晏頻三夜微步詣謀議時人以此窺之明帝與晏東府語及時事晏祇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如何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

蕭坦之附明帝廢鬱林王南史

齊臨汝侯蕭坦之字君平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武進令坦之與蕭謀同族為東宮直閤以勤直為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

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負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惠
舊人親信不難得入內見皇后帝於宮中及出後堂雜狡獪坦
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
改附明帝密為耳目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勲封臨汝縣男少
帝微聞外有異謀憚明帝在臺內敕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光
殿露著黃縠禪跋林垂脚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湛欲
共廢我似非虛傳蘭陵所聞云何坦之嘗作蘭陵令故稱之坦
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昔元徽獨在路上走
三年人不敢近政坐枉殺孫超杜幼文等故敗耳官有何事一
旦便欲廢立朝貴不容造以論政當是諸尼師母言耳豈可以
尼姥言為信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安陸諸王在外寧
肯復還道剛之徒何能抗此帝曰蘭陵可好聽察作事莫在人

後帝以為除諸執政應須當事人意在沈文季夜遣內左右密
賂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我賜文季不受豈有大臣
拒天子賜坦之曰官遣誰送帝曰內左右坦之曰官若詔敕出
賜令舍人主書送往文季寧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遣耳
帝又夜醉乘馬從西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坦之諫不
從執馬控帝運拳擊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
昌殿瑋瑁牀上卧又欲起走坦之不能制坦之馳信報皇后至
請譬良久乃眠時明帝謀廢叔既與蕭湛及坦之定謀少帝腹
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始與內
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都湛欲待二蕭至藉其威
力以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湛曰廢天千古來
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

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
謹惶遽明
遂廢帝坦之力也

高聰薄德 北史

高聰字僧智宣武初除給事黃門侍郎聰深明附及詔追贈修
父聰為碑文出入同載觀視碑石聰每見修迎送盡禮聰又為
修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安之術由是迭相親狎修死甄琛
李憑皆被黜落聰深用危慮而先以踈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
自免肇之力也脩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死言必毀惡茹皓之
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稱皓才識非修之儔乃因皓啓請田宅
皆被遂許及皓見罪戮聰以為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皆如此

裴炎附后廢帝 唐書

唐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及授乳媪子五品官裴炎固

執不從帝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
與武后謀廢帝后命炎洎劉禕之率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
勒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何罪后曰以天下與玄
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為廬陵王更立豫王為皇帝炎以定策功
封永清縣男

蕭至忠附納 唐書

蕭至忠中宗時授中書侍郎平章事唐隆元年后黨應坐而
太平公主為言出為晉州刺史太平公主寢用事至忠乃自附
納且丐還公主以至忠子任千牛死韋氏難意怨望易動能助
已請于帝拜刑部尚書復為中書令封鄴國公乃參主逆謀先
天二年主敗至忠遁入南山數日捕誅之籍其家

崔日用託身 唐書

崔日用擢進士遷監察御史陰附安樂公得稍遷唐中宗崩韋
后專制畏禍及更因僧普潤道士王暉私謁臨淄王以自託且
密贊大計王曰謀非計身直紆親難爾日用曰至孝動天舉無
不克然利先發不則有後憂及韋氏平夜詔權雍州長史以功
授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

李林甫求進唐書

李林甫字哥奴玄宗開元中授諫德累擢國子司業武惠妃寵
傾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為萬歲
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廷夫人武三思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
出二思家及光廷卒武請力士以林甫代為相力士未敢發而
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擿語林甫使為休請休既相
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助之即拜黃

門侍郎尋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再進兵部尚書皇太
子鄂王光王被譖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惘然私
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邪

苗晉卿附張倚唐書

苗晉卿字元輔玄宗時為吏部郎中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李
林甫專國政以銓事委晉卿命他官同較書判覈才實天寶二
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以張奭為第一奭御
史中丞倚之子倚親得幸於帝晉卿欲附之奭本無學故議者
囂然不平安祿山因聞言之帝為御花萼樓覆實中裁十一二
奭持然終日筆不下人謂之曳白帝大怒

元徽之諂附得相唐書

元稹字微之唐文宗時為尚書左丞後拜武昌節度使微之始

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
貴得宰相居位纔三月罷晚節彌沮喪加廉節不飾云

薛貽矩勸進五代史

薛貽矩字熙用仕唐為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
長安大誅宦者貽矩嘗為中尉韓全誨等作畫像讚坐左遷貽
矩乃自結於梁太祖太祖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
天祐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禮見
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
禹之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遂趣
哀帝遜位太祖即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
拜司空貽矩為梁相五年卒

革悅諂附崇韜五代史

郭崇韜唐莊宗時為侍中樞密使自宰相豆盧革韋恢等皆傾
附之崇韜父諱弘革等即曰佗事奏改弘文館為崇文館以其
姓郭因以為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為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
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為笑

張洎禮準愈謹遂得擢用宋史

張洎太宗時為給事中參知政事與寇準同列先是準知吏部
選事洎掌考功為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老儒附已
以自大洎夙夜坐曹視事每冠帶候準出入於省門揖而退不
交一談準益重焉因延與語洎捷給善持論多為準規畫準心
伏乃見事之極口談洎於上上欲進用又知其在江左日多讒
毀良善李煜殺潘佑洎嘗預謀心疑之翰林待詔尹熙古吳郢
皆江東人洎嘗善待之上一夕召熙古輩侍書禁中因問以佑

得罪故熙古言煜忿佑諫說太直耳非洎謀也自是洗然遂加擢用蓋準推挽之也既同秉政奉準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預專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後因奏事異同準復忌之

柴禹錫朋比宋史

柴禹錫字玄圭太宗時擢樞密副使與宰相宋琪厚善會廣州徐休密奏轉運王延範不軌狀且言倚附大臣無敢動搖者上因訪琪及禹錫曰延範何如人延範與琪妻為踈屬其言其忠勤禹錫亦傍贊之上意其交通滋不悅禹錫又為琪請盧多遜故第上益惡其朋比坐琪以談諧罷相不欲顯言之也

崔公度拭帶宋史

崔公度字伯易口吃不能劇談而內絕敏書一閱即不忘益閉戶讀書歐陽修得其所作感出賦以示韓琦琦上之宋英宗即

付史館授和州防禦推官為國子直講以母老辭加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公度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廁見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爾見者皆笑亦恬不為恥

王子韶內鑣宋史

王子韶字聖美中進士第以年未冠神宗時守選復游太學久之乃得調王安石引入條例司擢監察御史裏行出按明州苗振獄安石惡祖無擇子韶迎其意發無擇在杭州時事自京師逮對而以振獄付張載無擇遂廢中丞呂公著等論新法一臺盡罷子韶出知上元縣遷湖南轉運判官御史張商英劾其不葬父母貶知高郵縣由司農丞提舉兩浙常平入對神宗與論字學留為資善堂修定說文官官制行為禮部員外郎以入省

後期改庫部哲宗元祐中歷吏部郎中衛尉少卿遷太常諫官
劉安世言神宗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子韶為衙內鑽指
其交結要人子弟如刀鑽之利又陷祖無擇於深文縉紳所共
鄙薄豈宜污禮樂之地

熊本專媚宋史

熊本字伯通兒時知學郡守范仲淹異其文進士上第為撫州
軍事判官稍遷秘書丞及知制誥神宗數稱其文有體命院吏
別錄以進又上疏云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於趨時適治而已
議者猥用持盈守成之說文苟簡因循之治天下之吏因以安
常習故為俗奮言納忠者悠悠之徒相與蹙額盱衡而詆罵之
陛下出大號發大政可謂極因革之理然改制之始安常習故
之羣圍視四起交驩而合譟或諍於廷或諉於市或投劾引去

者不可勝數陛下燭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將伺隙而
逞願陛下深念之勿使譟讟之衆有以窺其間而終萬世難就
之業天下幸甚本之意專以媚王安石也范子淵創浚河之役
文彥博爭之命本行視議如彥博安石白出本分司西京

蔡疑叙族宋史

蔡疑字文饒徽宗時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復用自布衣至侍
從纔九月前所未有也旋進給事中一意附蔡京叙族屬尊為
叔父京命子攸修等出見疑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此諸父
行也遽列拜之

賄賂

以財貨請求者

孟佗賂奴得官後漢

孟佗資產饒贍靈帝時張讓趙忠曹節王甫等相為表裏讓有
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行誼赫佗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
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為
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詎讓後至不
得進監奴乃率諸倉頭迎拜於路遂共輦車入門賓客咸驚謂
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大喜遂以佗涼州刺
史

李廷珪以妓女金帛賂王仁贍宋史

李廷珪七歲隸孟知祥帳下後從入蜀知祥僭號補軍職王全
斌之下劔關也祖遣廷珪與其太子玄喆將兵來拒宋師至綿
漢與全斌遇狼狽而還玄喆與廷珪謀所經州縣盡焚其儲蓄
及全斌等入成都行營都監王仁贍案籍詰所在軍須廷珪懼

以告馬軍都監康延澤延澤曰王公志在聲色苟得其所欲則
置而不問矣廷珪素儉約不畜妓樂遂求於姻戚家得女妓四
人復假貸金帛直數百萬以遺仁贍繇是獲免歸闕為右千牛
衛上將軍太祖乾德五年卒

貪祿 當退而固位者

南郭濫於吹竽人中事文類聚

齊宣王使人吹竽有三百人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於三百人
之中以食祿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先生乃逃去或云韓
昭侯田岩使一一聽之乃知其濫也

綦毋珍之自伐求封南史

綦毋珍之宋明帝時居舍人之任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

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交至旬月之間累至千金
丞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珍之有一銅鏡背有三
公字常語人云徵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乃就蔣王廟乞願得
三公封郡王啓帝求封朝議未許又自陳曰珍之西州伏事侍
從入宮契闊心膂竭盡誠力王融姦謀潛構自非珍之翼衛扶
持事在不測今惜千戶侯誰為官使者

高閻請州徙降

北史

高閻字閻士為中書令每請本州以自効魏孝文帝詔曰閻以
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
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

王祚戀祿責子

宋史

王溥宋太祖時為宰相性寬厚美風度好汲引後進其所薦至

顯位者甚衆頗吝嗇父王祚頻領牧守能殖貨所至有田宅家
累萬金溥在相位稱以宿州防禦使家居每公卿至必首謁祚
置酒上壽溥朝服趨侍左右坐客不安席輒引避祚曰此豚大
爾勿煩諸君起溥諷祚求致政祚意朝廷未之許也既得請祚
大罵溥曰我筋力未衰汝欲自固名位而幽囚我舉大槌將擊
之親戚勸諭乃止

寇準服藥白鬚髮

事文類聚

寇萊公準年三十餘宋太宗欲大用尚以其少準遽服地黃兼
餌蘆服以反之未幾鬚髮皓白

盧多遜固位不決致禍

宋史

盧多遜太宗時太平興國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先是多遜知
制誥與趙普不協及在翰林日每力言對多攻普之短未幾復用

普為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有以多遜嘗遣堂吏趙白交通秦王廷美事聞帝怒下詔削奪追毀一家親屬並配流崖州卒于流所初父億性儉素自奉甚薄及多遜貴顯賜賚優厚服用漸侈愀然不樂謂親友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暴至吾未知稅駕之所後多遜果敗人服其有識

貪婪

受賍無厭者

子猶受幣左傳

魯昭公二十六年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

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

范士鞅取貨飾辭左傳

左傳

魯昭公二十七年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魯昭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士鞅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比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

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子常欲利左傳

魯定公三年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二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子無辱皆

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晉荀寅求貨左傳

魯定公四年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庾仲文受賂被奏免官南史

庾仲文事宋文帝為歷侍中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尚書右僕

射何尚之曰臣身劉伯龍大慷慨所行言有人送張幼緒語
吾雖得一縣負錢三十萬庾仲遠仍嘗送至新林見縛米猶未
得解手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言
無問有好馬不又言無政有佳驢耳仲文便答甚是所欲客出
門遂相聞索之劉道錫言仲文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
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章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
言實得嫁女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
書中令奴酤酈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審少簡聖聽
不帝乃可有司之奏免仲文官卒于家

庾仲文受車被劾南史

庾仲文宋文帝時領選既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用少府卿劉
道錫為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車常自乘焉或以白文

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懼起謝又
仲文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仲文宅諮
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仲文因留停宿尚書制令史諮事不
得宿停外雖八座命亦不許為有司所奏上於仲文素厚將恕
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具陳仲文得失奏言仲文事如丘
山若縱而不糾復何以為政

劉休祐致百姓嗷然南史

晉平刺王劉休祐宋文帝第十三子也宋孝武帝孝建初封山
陽明帝即位以山陽荒弊改封晉平休祐素無才能強梁自用
大明之世未得自專至是貪淫好財色在荊州多營財貨以短
錢一百賦人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微白若碎折者悉
不受人間糴此米一斗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貴錢凡諸求

利皆如此百姓嗷然不復堪命

謝朓聚斂南史

謝朓齊武帝永明中為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事但能作太守耳歷都官尚書中書令侍中領新安王師求出仍為吳興太守齊明帝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朓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濬時為吏部尚書朓至郡致濬數斛酒還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朓居郡每不理常務聚斂衆頗譏之亦不屑也

王瑩受貨易宅南史

王瑩字奉光齊武帝遷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既為公須開黃閣宅前促欲買南隣朱侃半宅侃惟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回閣向東時人為之語曰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

黃年及將拜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毀及成頭空不實補而之居職六日暴疾薨

王筠芒屨南史

筠字元禮梁武帝時為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屨兩

公孫軌運糧納絹北史

公孫軌字元慶魏明元時為武牢鎮將初魏大武將北征發驢使軌部調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匹乃與受之百姓無疆弱輻脊自壯衆共嗤之坐徵還卒軌既死帝謂崔暹曰公孫軌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為將受貨縱賊使至今餘姦之罪也其初來單馬執鞭及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

山罵軌執怒取罵軌者之母以予刺其陰而死之曰

此逆子從下到劈分磔四支於山樹上是忍行不忍之
事也

李順受金 北史

魏太武時為太常寵待彌厚政無巨細無所不參
州十二回魏太武稱其能而蒙遜數與順游宴頗有悖
順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釁得不聞又西域
帝未之信五年議征涼州順以涼州乏水草不宜遠征
宜征帝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帝與景穆書
順詐浩曰御昔所言今果驗矣克涼州後聞受蒙遜金
其殺曇無讖益嫌之猶以寵舊未加其罪尚詔順差次羣
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桀發其事浩又

帝大怒刑順於城西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為太武知
事及浩誅帝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
亦未至此由浩遂殺卿從兄

張赦提受賂致死 北史

張赦提二雄武有規畫後魏獻文時為幽州刺史假安喜侯赦
提克之為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命僧尼因事
通謀害電流聞中散李貞香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貞香驗
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為太尉東陽王丕妻情丕親貴
自許請丕申訴求助謂赦提曰當為訴理幸得申雪願寬憂不
為異計赦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陳列真香昔當因假而過幽
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令臺使止挾前事故威逼部下拷
索過極橫以無辜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

重往究訊事狀如前處赦提大辟孝文詔賜死於第將就盡命
妻而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九泉之下
嘗為仇讎矣

延和賣官鬻獄北史

咸陽王禧之子坦字延和傲很凶麤魏孝武時歷司徒太尉太
博加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宗師司州牧雖祿厚位尊貪求滋甚
實獄鬻官不知紀極為御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第尋起為特進
為冀州刺史專復聚斂每百姓納賦除常例先責絹五匹然
後為受性好畋魚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
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史萬歲沉金北史

史萬歲隋文帝初拜左領軍將軍萬歲請將嬰翫入朝詔許之

嬰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金寶萬歲乃捨翫而還蜀
王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沈
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柱國

安重霸設碁受賂事文苑英華

蜀主王衍時為簡州刺史安重霸瀆川無厭州民有油客者姓
鄧能碁其家亦贍重霸召對敵只令一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
於西北牖下候我筭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
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詆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
為碁何不獻賂而自求退乃獻中金三錠獲免

趙在禮貪號拔釘五代史

趙在禮字幹臣唐明宗時為鄴都留守興唐尹後求徙鎮橫海
歷鎮秦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所至邸店羅列積貲

巨萬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拔釘
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自號拔釘
錢

遼女里貽笑遼史

遼女里字涅烈家逸景宗即位以翼戴功政事侍中素貪同列
蕭阿不底亦好賄二人相善人有齷齪不為泉耳子所著者或戲
曰若遇女里阿不底必盡取之傳以為笑其貪猥如此

斜也以鑄佛賦金金史

徒單恭本名斜也熙宗天眷二年為大原尹斜也貪鄙使工繪
一佛像自稱嘗見佛其像如此當以金鑄之遂賦屬縣金而未
嘗鑄佛盡入其家百姓號為金總管

昌齡留寄苞苴宋史

李昌齡字天錫曾祖確膠水今相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大理

右贊善大夫通判銀州京城開金

之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改右補

南轉運使轉戶部員外郎知廣州

廉自守淳化二年代還初運嘗典

輜重悉留貯焉其至京城但藥物

宗以為誣召賜金紫擢禮部郎中

貪縱

貪慾恣縱者

智伯貪以致滅戰國策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

鄆令父運太常卿昌齡

通判合州歷將作監丞

昌齡獻詩百韻太宗嘉

知滁州丁內艱起為淮

海船之饒昌齡不能以

有第在城中昌齡苞苴

而已曾有言其貪者太

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

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智伯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魏桓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趙請藺臯狼之地趙襄子弗與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夫董闕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

為人也好利而驚復來
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
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
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
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
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
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
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
人陽親而陰踈三使韓
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
而君澤循之其餘政教
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

因後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柰何張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腐之發而試之其堅則菌落之功不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之圍晉陽三年城中集居而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盡財力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

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
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
高至文餘君發而用之於是
適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
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
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
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
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
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
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貫知
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
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

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為人麤中而少親我謀未之為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遣入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過知過轅門之外智伯曰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所親之必不欺也予釋之勿於口智伯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予慎勿復言智伯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不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襄子之謀臣曰段規是也

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平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更其姓為輔氏遂言於襄子於轅門之外其親有之必後之矣襄子曰襄子再拜而決水灌智伯之墓智伯卒犯其墓大敗智伯之子也笑此會也襄子之謀臣曰存焉

後趙主石勒及從子石虎石會

州之地金帛... 襄代帝王及先賢... 子堀上有趙... 板厚一尺積... 囊汲之月餘... 鑄以為...

石季龍徙洛陽

石季龍... 帝咸康二年使牙

仲銅駝飛廉于鄴

牛百頭... 乃出

四尺深二人運至鄴季

納貨

... 以為不足... 鄴城西石... 得木... 牛皮... 秦始皇冢... 銅...

石季龍徙洛陽... 鍾虞九龍...

河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繩

渡之以四輪... 車...

元暉字景襲魏宣武帝時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櫥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賜故時人號曰餓彪將軍飢鷹侍中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出為萬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信都至... 陰間首尾相屬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即於道上所逢之牛... 截取角以充其用彈檢括丁戶聽其歸首出調絹五萬匹然... 歛無極百姓患之

宗文化及兇險北史

隋煬帝時字文化及擢授少府丞性兇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騫道中長安謂之輕薄子見人子女狗馬... 珍既必請託求

之常與屠販者游以規其利煬帝即位益恃此旨恩貪冒尤甚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達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乃釋之

江安王府僚不願事唐書

江安王元祥高祖第二子也魁大帶十圍良兼數人性庸遊所至營財產無厭時滕蔣統三王皆貪暴得其府官者惡之不願行故時人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將號

元載不悛見殺唐書

元載字公輔代宗時進拜中書侍郎載智略開果久得君以為

關通貨京師及方面皆擠遣忠良進貪猥凡仕進干請不結子第則渴主書城中開北第室宇奢廣當時為冠近郊觀榭帳帝什器不徙而供音腴別墅疆畛相望具數十西名姝異妓禁中不逮載嘗獨見帝深戒之警然不悛後帝怒載下詔賜死妻及子並賜死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詔分賜中書門下臺省官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

陳少游掠包信財賦唐書

陳少游德宗建中初朝廷經費不克代宗時為宣歙觀察使始請本道稅錢十增二百鹽斗加百錢度支因謂諸道並增焉李納拒命詔少游出師收徐海等州時德宗奔奉天度支汴東兩稅使包信所儲財賦於是悉為少游所掠信牙白沙少游遣幕中房孺復召之信驚走度江伏妻子案牘中以免信有禦遏兵三千令高越元甫將焉少游奪之能隨信者至上元復為韓滉所留信但諸史如江鄂州以表內蠟丸以聞今有少游使至德宗

詰其事辭以不知時禍難煽結帝未能制乃曰少滋
信之財防它盜耳庸何傷遠近聞之咸稱帝得其機二
之果自安不疑

逢吉市帶責永吉償直五代史

蘇逢吉漢高祖時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李永
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驥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
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帶永吉以無為解逢吉
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責永吉償之前安口省使王筠自晉
末使楚至是還逢吉意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
怏怏以其橐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

史弘肇貪財罔殺五代史

史弘肇字化元漢高祖時遷侍衛親軍馬步軍一都指揮使領歸

德軍節度使是時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幼女以為婢
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奴而斯養之輩往往脅制其
主侍衛孔目官解暉狡酷罔緣為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
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
福進笞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弘肇捕
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不喜賓客嘗
言文人難可呼我為卒

白撒所過殘掠金史

內族白撒哀宗正大九年復拜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賜劍得
便宜從事時瀕河居民聞官軍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
官奴一軍號令明肅撫勞周悉所過無絲髮之犯老幼婦子坦
然相視無復畏避俄白撒輩縱軍四出剽掠俘虜挑掘焚炙靡

所不至哭聲相接屍骸盈野都尉高祿謙苗用六刀輩仍掠人食之而白撒誅斬在口所過官吏殘虐不勝一飯之費有數十金不能給者公私皇皇日皆俟大兵至矣白撒目不知書姦黠有餘簿書政事聞之即解善談議多知接人則魚肉然好貨殖能捭闔中人主心遂浸漬以取將相既富貴起第於汴之西城規模擬宮掖婢妾百數皆衣金縷奴隸月廩與列卿等猶以為未足也上嘗遣中使責之曰卿汲汲於此將無北顧之意邪白撒終不悛以及於禍

符昭壽驕逸自恣宋史

符昭壽初補供奉官太祖開寶七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咸平初遷鳳州團練使益州鈐轄昭壽以貴家子日事宴簡居自恣常紗帽素氎衣偃息後園不理戎務有所裁決以令家人傳道

多集錦工就解舍織織麗綺帛每有所須取給於市餘半歲方給其直又令部曲私邀取之廣糴黍稻未及成熟者亦取之悉貯寺觀中久之損敗即勒道釋償之縱其下凌勿軍校

陳自強附佞胄交貪賄賂宋史

陳自強字勉之宋孝宗淳熙五年登進士第寧宗慶元二年入都待銓自以嘗為韓侂胄童子師欲見之無以自通適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言於侂胄一日召自強北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鄉自強再拜次召從官同坐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除太學錄遷博士數月轉國子博士又遷秘書郎入館半載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未踰月遂登樞府由選人至內地財四年嘉泰三年拜右丞相歷封祈衛秦國公韓侂胄顯朝權包直盛行自強充貪鄙

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
于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曰押空名敕劄
送佞胄家湏用乃頃三省六部也都城火自強所貯一夕為燬
燼佞胄首遺之萬緡執政及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
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

282

24

09

